

粤逆纪略

佚名著

说明：《粤逆纪略》，佚名著，据南京图书馆藏抄本辑。

此书抄本一卷，并合订有关太平天国资料多种为一册，未著撰人姓名。兹删去其他资料，辑录《粤逆纪略》入本编内。

壬子冬，粤匪猖獗，扬言南下，总督陆建瀛奉旨会剿，起行后，巡抚杨文定移节江宁，会同布政使祁宿藻暨道府各员倡行保卫，招募乡勇，仿道光二十二年九城水龙局法，稍为变通：以各铺寺观为公所，考试乡勇之有技艺者，分散各铺，每夜分班梭巡数次，所以防土匪、察奸细也。嗣因贼氛日炽，复增募五千人，以二十五人为一队，原议以一文生领之，每名给银一钱，领首加倍。于是有举人某等具稟愿领数百人者，于众领首之外称为总领，薪水之需则视所领人数而加增焉。此例一开，复有非举人而为之者，然犹文士也，更有庶民而为之者。闭城后复增募五千人，合前所募共计万人，登陴守御，薪水各名加银一钱，管领加倍。其时市价银一两易钱一千八百文，是乡勇每日所得之钱，除己身食用外，余尚可养活家口，人心颇觉奋勉。无如天气寒冷，兼之苦雨凄风，晴爽之日绝少，虽官兵亦渐解体，而乡勇之疲惫更不可问矣。

钦差大臣陆建瀛之赴楚也，于壬子十二月十五日起身，逡巡畏缩，不敢前进，正月初始过安庆。其时贼已破武昌，警报迭至，人心惶惶，然犹恃陆建瀛全师在外，杨文定等运筹于内，且九江以下尚隔皖省，贼兵料不至骤及江宁，初不料制军遁回金陵也，杨抚宪遽返姑苏也，更不料贼兵已飞渡长江也。二十三日，制军欲复往采石防堵，遇贼而还，犹秘不发，并谕居民毋徙，贼已退回黄州。呜呼，百万生灵之命误于此矣。二十七日午后，都司张攀龙飞骑告急，始知十七日安庆失守，贼至东梁山，众军溃败，于是将军祥厚谕闭各处城门。松江提督福珠隆阿驻扎雨花冈，闻贼至甚恐，因奉制军调，即率兵进城，所遗火药枪炮不计其数，原拟徐运入城，不意二十八日城未敢启也，三更时火光烛天，有探马报云贼由江宁镇而来。二十九日，各官带兵勇登陴，贼以计将金身佛像衣之彩衣，抱以为诱敌计，致令城上疑关帝显圣，居民遂焚香感谢也。是夜祁方伯卒于官署。三十日以临城房屋半藏逆匪，乃密使干兵五人缒而下，放火延烧附近房屋。贼半避雨花岗上，半避长干塔内，放火之兵皆得升赏。各宪又令居民备水缸，以防火患。晚间明灯守夜，民皆如约，每日获奸细数人。此城中之大略也。

南城外之有笮行也，畜驴千余头，其托业以资生者不下千余人，皆乡民之有膂力者。贼至笮行，攫取其驴，笮行鸣锣集众，而与之角，苦无兵器，以扁担叉扬代之，格斗之下，虽不为贼杀，而究不能胜贼，因至城下传语城上兵丁

云：“贼不过二三百人，我等但得利刃数百柄，益以官兵数百人，以为声援，贼虽强，可一鼓而歼焉。”时兵丁奉大宪令，不敢开城接战，且昏夜之间恐中贼计，乃屡唤而弗应。贼以灯笼系驴颈上，俾往来树林间，城上人疑为贼伏兵，益不敢信笮行人语，因开炮击之，贼皆俯首伏地，其中炮死者皆笮行人，其未死者急乘间逃去，延至天明，督兵者见城下积尸累累，且传言获胜仗矣。自是贼兵大队接踵而至，安营扎寨，放胆攻城矣。

湖南有掘煤人者最凶狠，凡掘地道皆用此辈。仪风门外有天后宫，掘煤贼即于此潜掘地道，而城上人弗觉也。初十日大雾，天未明，贼于城下地道中开炮，城塌数丈，然不致洞通也。城上复开红衣大炮一具，城又震塌数丈，贼因乘雾登城，数百人而已，兵勇击之，殆将净尽，诘意兵勇争下城献功，以致城上空虚，午后贼复以云梯登城，兵勇俱溃，副将沈鼎持刀大呼曰：“速杀贼，有敢逃者斩。”手刃数贼，遂遇害。此破城之大略也。

紫禁城者，乃前明故宫也，八旗驻防居之。贼破大城后，率众攻围，旗兵枪炮兼施，三逐至淮清桥，伤贼数千人。忽贼匪杨秀清传令准旗人拜降，因而旗兵渐懈，会城上火药被焚，贼遂乘虚入，将军率众巷战，自寅至申，旗兵几无孑遗，将军及都统俱战死，时十一日事也。后三四日，贼胁旗妇呼于门曰：“汝等妇人能以金银献者，免死。”于是藏匿之旗妇争出财帛以求生路，贼受财帛，驱之出汉西、聚宝各门，尽于桥上杀之，弃尸河内，水为之不流，呜呼，痛哉！初贼破驻防城时，旗人逃出者数百人，至东乡等处，贼乃出伪示，有擒得旗人者，赏银五两之说，遂有擒以献贼者，乡民亦愚也哉。（下略）

城破后，贼至人家搜掳者，扎红巾、操白刃，带土匪数人直入内室，劈箱开柜，无处不搜，见华服则取之，次者分给土匪，不合意者弃置满地，金银财帛攫取无遗。此往彼来，一日数起，甚至米盐油炭虽微不弃，见大屋则踞住，见小屋则拆毁，凡有家产者无不净尽矣。

贼遇庙宇悉谓之妖，无不焚毁。姑就金陵言，城外则白云寺、灵谷寺、蒋侯庙、高座寺、天界寺、雨花台亭、长干塔、吕祖阁、天后宫、静海寺，城内则鹫峰寺、朝天宫、十庙等处，此犹其最著者，至无名寺观则指不胜屈，间遇神像无不斫弃。噫，天降大劫，岂神亦难逃耶！

贼不知文学，虽孔孟之书亦毁。噫，此文字之劫也。

贼既踞城，乃遍贴伪示，勒令百姓三日拜降，不从者杀。时拜降者至伪师帅处，人给一木牌，上写姓名，黄布两块，一印某军，一印圣兵，以二十五人为一队，贼以伪两司马主之。四队则统以卒长。凡胁作圣兵者，不准穿长衣套裤，亦不准在家居住，伪卒长另踞民房居之，名曰新兄弟馆。凡十五岁以下及六十岁以上者为牌尾，牌尾则司炊、寻菜、削竹、觅薪。其在贼营者，并令日

交铁五十斤，夜则守土城，打更鼓，稍息即横施鞭挞。年壮者为牌面，每日四更即起，至晚无息肩，时或拆房屋，或筑土城，以及掘濠、抬炮等事，而力之强弱不计焉。通文者则派为书记，幼孩则以为子。伪馆或六七日一搬，或五六日一搬，甚有间日一搬者。早晚用茶三钟，饭菜各三碗，诵贼所造经数句，曰拜天父，稍不虔敬，即指为慢，而杖责之。此男馆之大略也。

城破数日，贼船连檣而下者甚多，即沿途所掠之妇女也。贼掳妇女亦以二十五人为一队，队有司马。四队有卒长，卒长皆以粤、楚贼婆为之。贼婆俱赤足，衣华服，系金玉等镯，动则琳琅有声。既逐壮勇归馆后，爰聚妇女而居之，曰新姊妹馆。迁移无定，殆有甚于男馆者，自东而西，自南而北，鞭扑交下，婴孩抛弃满地，归馆乃不准穿裙及褶衣，又勒令放足。每人日给米二合，煮粥食之，而役令繁多，挑砖、抬瓦、运米、割麦、寻柴、掘濠，刻无宁处：迨七月间，忽令各馆中背诵所造经咒，其不能者，悉杖责之，毒虐如此。此女馆之大略也。

三月间，逆匪韦昌晖（辉）谕老民以二十五人为一馆，司事四条：看守鱼塘，收拾字纸，打扫街道，掩埋枯骨。时老民以事尚轻，借可藏身，于是有三千余人，诤意点名验看后，即以一人为司马，逐日听令，抬盐、背稻等事皆不能免。迨七月间，又选年稍强壮者，充当贼兵。此老民之大略也。

贼居处服食，穷奢极欲，逆首洪秀全据督宪署（贼谓之天王府），拆毁附近民房，筑城掘濠，以固其居，门户墙壁皆以黄涂之、余如杨秀清始据将军署，后移黄泥冈何宅（贼谓之东王府，韦昌晖（辉）始据西辕门李宅，后移中正街李宅（贼谓之北王府），石达开始据清溪里巷胡宅，后移侯府刘宅（贼谓之翼王府），其僭越俱不减洪逆也。

凡各伪王皆以妇人供奉，闻杨逆主批伪本者亦一妇人，名伏嘉祥，广西人，谓之为女簿书。

随园有琉璃屏，杨取之命工制为床，又铸金为溺器、呜呼，是何小丑，而暴殄若此。

贼拘集城中幼童八十人尽行阉割，充当太监，其保全活命者三人而已，余俱殒命，呜呼痛哉。

贼设诏书衙，令通文者就试，听候录取，其考试题目皆伪书中字句，取中则勒带行李到馆歇宿，并令出城抬米，就试者大半散去，余仅六十余人，以为抬米外无苦差矣，乃忽传伪令，威逼上船充当贼兵，一时文人无可如何，含泪而去，自是无就试者。

伪铅码衙，铸炮子之所也。贼以锡为炮子，沿户搜取，凡工品锡器无不净尽矣。

伪典硝衙，屯火药之所也。贼缺火药，乃拆坚厚墙垣，取陈石灰熬之，于是民房多被拆者。

伪典铁衙，掌为贼治兵器，凡铁之事皆属之。

伪旗帜衙，掌为贼制旗帜。凡各伪王皆方，自伪丞相以下皆尖，亦有尺寸之度。

伪功臣衙（又名能人馆），贼被伤者居之，皆有医为之调理。

伪巡查衙，掌巡察之事。贼于五月间令男馆各设门牌，不时巡查，多一人则杀之，其狠殆有甚于别衙者。

伪拯危衙，主水师之事。

伪典马衙，主为逆首司乘骑。贼谓洪逆牧马者曰典圣马，余如杨逆则曰东马，韦逆则曰北马，他皆类此。

伪典舆衙，主为逆首肩舆，其称谓亦如典马。贼在城中，伪王皆乘黄轿，余如伪丞相尚乘舆，以下则不准。

伪典乐衙，主奏乐之事，贼每饭必用乐，行则舆前亦用之，其实所用者不过十番类耳。

伪结彩衙，主结彩之事，贼入城后，即于绸缎铺搜括锦绣悬结彩球，其事皆此衙掌之。八月间，又进逆首龙灯，令幼童执之，以为仪卫。噫，此非媚贼而何。

伪通赞衙、伪引赞衙，俱掌伪朝仪。

伪簿书衙，主批伪本。

伪承宣衙，主宣伪诏。

伪参护衙，主护卫之事。

伪疏附衙，主递文之事。

伪左史衙、伪右史衙，俱掌纪载之事。

伪国医衙，主为逆首医疾。初贼以教匪起事，故逆首杨秀清自署衙曰“禾乃师赎病主”。闻其每晨莅伪朝，必先传国医诊脉，其意谓天下疾病皆彼一人赎之。欲以此愚黔首，而黔首即为所愚，哀哉。又闻每人伪王府看疾，其贼妇坐帘幕内不言病由，仅出手令诊，多或至十余人，诊讫，令回馆拟方，方上书第一诊，二诊，其余以此类推，初不知是方或为谁何也。

伪内医衙，主为各伪官及各军医疾。

伪圣库衙，贼收藏之所也。贼制凡诸贼掳掠皆归逆首积之一大宅中，谓之圣库。噫，民脂民膏尽于此矣。

伪圣粮衙，贼屯谷之所也。城破后，丰备、复成等仓既为贼据，而比户搜括，不遗升斗。又于运漕、庐江、无为州等处劫取粮米，搬运入城，其出入皆

归此衙掌之。

伪舂人衙，主舂米之事。凡各伪王食米，皆此衙供之。

伪镌刻衙，主为贼刻伪书。贼造书有“天条书”、“幼学诗”、“三字经”、“太平礼制”、“太平军目”等名目，其词旨无不妄诞绝伦。而尤为悖谬者，历书为最，单月三十一日，双月三十日，二十四节皆归朔望。灭绝天时，忍心害理有如此者。

伪诏命衙，主为贼写伪示。

伪买卖衙，主采买之事。三月间，杨逆忽传令，买凤凰、狮子、老虎、象等若干，其狂妄亦可哂矣。

伪金靴衙，主为贼制靴鞋。凡各伪王皆黄靴，僭用龙。

伪梳篦衙，主为贼制梳篦。

伪缝衣衙，主缝衣之事。贼见长衣即剪之使短，虽佳者弗惜也。至于各伪王之装则皆黄衣，俱僭用龙，亦属之于缝衣，故又谓之典袍。

伪国帽衙，主制帽之事。凡伪王风帽俱黄色，僭用龙。其余伪官风帽，俱红心黄边，边之阔窄亦有等差，至贼兵则但准扎巾，不准戴冠矣。

伪绣锦衙，主彩画之事。

伪宰夫衙，主宰割之事。凡掳掠之牲畜皆属之。

伪浆人衙，主制酱。

伪醢人衙，主制醢。

伪油盐衙，主为贼掌油盐。

伪茶心衙，主为贼制茶食。

伪铸钱衙，贼铸钱之所也。其文阳面曰天国，阴面曰圣宝，约重一两至五钱不等。自四月至八月，铸成若干，交伪圣库掌之。然所铸天字皆作大字，亦可异也。

伪典金衙，掌为贼铸金器。凡金之事皆属之。

伪玉器衙，掌玉器。贼初不知重玉，后乃置此，则媚贼者为之也。

伪风琴衙，掌钟表。贼初不重钟表，此衙亦后置焉。

伪典织衙，主机匠之事。城内居民欲保家者，进丝经于伪侍卫钟芳礼处，领办机子数张，为之织缎，领办者初以为得计，于是竟有万余人。至四月间，忽调三千人往伪王府挑砖。五月下旬，竟将挑砖者驱出充兵。六月初，复调三千人声言往打江西，其于各行亦然。总之贼性无常，始不过寓兵于机匠耳，自是而后机匠亦渐散矣。

伪典牢衙，贼拘罪人之所也。贼酷虐异常，虽逆首有令，不准妄杀，而锻炼周纳，鞭笞动至千百，狼虎之性终难改也。

城内有开设茶馆者，贴一条写“分文不取”，以应往来歇坐，久之，渐与贼熟，或有给以钱米者，于是未投馆之人藏于此者甚多，后则不准开矣。

城内菜园皆被贼据，插一木牌，上写某伪官栽种，民人不得擅取等语，令园户看管，每日交菜若干，于是亦有藉以容身者。

城内有豆腐店者，于伪衙领黄豆若干，逐日按交豆腐，始尚安静，继则差徭不息矣。

杨逆传令女馆各进臭虫斗余，无者以乾菜代之，其诡异殊不可解。

贼每有庆贺事，其伪官等率备金银首饰、锦绣玩器、牲畜食物等件，以桌抬之，每抬用四人，名曰进贡。伪官等皆衣红袍、戴黄风帽、撑洋伞，鸣锣乘马，拥护而行。又闻十月间，杨逆逆种生日，伪府内以红呢布地，会大雨，诸贼来贺者，仅供一践而已。是日，诸贼各赏葫芦式银牌一面，轻重不等，上镌“幼主万寿”四字。

贼船多自掳掠来，四月十九日，仪风门外有粤匪在湖南船搜括金帛，湖南人不服，粤匪即杀水手数人，湖南人鸣锣集众竟有数万人，至伪买卖宰夫衙船，毁其旗帜，声言水手各散，粤匪见人愈积愈多，乃纷纷进城。是日石逆于午后出城抚慰，而水手坚欲以粤人相偿，候至数日，石逆略无处置。于是船之散去者百余号，皆带火器而投大营矣。

官兵自二月下旬至江南，屡战屡胜。四月间，复破七桥瓮营，是营真贼本少，所居者皆江南被胁民耳，潜至营与兵约破营日，官军五更至，则濠上已有浮桥矣。于是内外相应，杀贼数百人，此地遂为都司张国梁驻扎矣。

三山营，长江之险隘也。旧有楚南炮船停泊，兵颇弗戢，后向军门荣子继雄驻营于兹，令稍肃。四月杪，贼兵突出烧营数座，继雄遽遁回湖北，及向荣发兵往救已无济矣，大兵旋复扎营，越数日贼复攻击，炮船不胜，伤三百人，兵又溃，于是地方始获安静。

五月初十日，官兵破神策门营，前队已入城矣，詎楚兵破营后，掳掠辎重，不能相继，以致前军遽引退，得而复失，惜战。

六月初七日夜，贼潜出神策门，直扑大营，兵勇不觉，幸有旗人某奔赴大营告急，于是始整兵出迎。贼至，我兵枪炮兼施，贼不能进，溺濠者不计其数，乃退。报信旗人遂得升赏，自是大营日夜提防矣。

七月初二日，贼焚栖霞寺。初，难民居姚坊门高庙，后移于栖霞寺。寺之毁也，因难民登最高峰纳凉，贼舟泊江中见之，疑为兵，遂焚之，难民死者数十人。噫，此非天数也耶。

五月杪，贼贴伪示，令湖南北女馆俱食粥，惟广西女馆准食饭，于是楚人皆异心，乃结盟相约为大兵内应，詎谋泄，死者数百人。此贼之自相残也。

难民之有技艺者，率为乡勇。七月初八日，欲袭水西门，乡勇已至江东桥，而官兵不进，后为贼所觉，从汉西门抄出击之，乡勇遂退。

八月十二日，杨逆传令，凡各馆书手，均于贡院考试，不从者加以鞭扑。是日即以伪书命题，不拘各体，于是皆写百余字以塞责。次日又令再试，仍以伪书命题，限五百字，六韵诗五首。伪官亦有应试者，约三百人。数日发榜，有一、二、三甲名目，状元、榜眼、探花俱金陵人。十月又试三日，规模与前相类。

八月十九日，杨逆生日，医生祝寿者，各赏朱履一双，且令逐日皆穿。

龙凤飏，望江人也，为贼画策，上书数千言，大约劝其勿浪战，婴城固守，以老我师，分股出掠，以牵我势，用安庆为门户，以窥江西。书上，授伪承宣职。呜呼，悖谬若此，真狗彘之不若矣。同时附贼者仍有沈鯤、郑之侨及叶四等。叶系广东人，发遣至吾郡者，其附贼固不足怪，至沈、郑皆金陵人，且沈系把总，郑系文生，而亦如此丧心，良可异也。

八月二十七日，贼船复溯流上，有贼陆行护之，至大胜关与官兵遇，兵遽遁，惟六合壮勇与之战，以众寡不敌，败，亦引去。于是贼遂焚三叉河民房，贼船直扬帆而过矣。

贼制：洪逆称万岁，杨逆称九千岁，韦逆称六千岁，石逆称五千岁。洪逆称旨，杨逆称金批，韦逆称宝批，石逆称贵批。洪逆侍从者称侍臣，各伪王侍从者称仆射，各伪官侍从者称官使。至牌刀手伪王府则曰参护，自伪丞相至指挥则曰将使，以下则曰虎使、豹使。各书记，伪王府则曰簿书，自伪丞相至指挥，则曰书使，以下则曰文史、办史。

贼于城上设更楼七十二座，伪侍卫每日稽查，彼此互相考核，如甲到一处更楼，即问乙曾到否；乙到更楼询问，亦如之。问后开单呈杨逆处，核其勤惰，而加赏罚焉。

贼谓人死为升天，令人相贺。噫，吉凶反常，亦怪事也。

贼于九、十月间忽传伪令，城内不准埋尸，设掩骨衙，有死人则令女馆抬至城外埋之，城内难妇多藉此逃出，于是尸价涌贵，一尸有值至四五金者。

贼于九月内设守卡官六人，专司稽查货物。结营上河者曰提头关官，下关者曰提中关官，观音门者曰提下关官。

城内有妙相庵，贼谓之翼花园，以本庵僧及陈某为典花官。

附郭一带有假充官兵者，行路之人皆被搜掳。九月间始议连村之法，以户出一人，日夜巡查，有警则鸣锣为号，不至者罚之，于是假兵少安戢矣。

十月，大营巨炮铸成，示称六万斤。

伪天王府筑天台，高三丈，宽四丈，四围结彩，以为拜天父之所。门外一

桥名“金桥”门前一坊，僭书“太平一统”四字。

大营因粮饷未充，三月未发兵饷，十一月二十一日，兵勇忽哄，将粮台焚掠一空，大帅闻之急亲出抚慰，事遂定。当此时也，使贼乘机而出，则大营几不可保；乃兵哄而贼不知，未始非天幸也。

十二月初，伪天王府火，杨逆令将伪侍卫各杖数百，以其不救火也。

善桥有四十八社者，协助官兵，十二月初四日，大营拨兵数十名，与之攻水西门。詎未遇贼匪，兵已先遁，于是乡民亦散。贼因出朝阳门，直扑大营，大营开巨炮击之，贼伤数百名，遂退。

扬州败回之贼，欲于上方门等处结营。我兵将以前营与之争，向军门荣遽令止之，仅令以中营冲击，贼见我兵已出，果潜军出洪武、朝阳各门，以劫大营，幸前营未动，遂与之战，贼大败而回。